宋史/卷39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三百九十二 ◄

宋史
卷三百九十三　列傳第一百五十二

► 卷三百九十四

彭龜年

彭龜年，字子壽，臨江軍清江人。七歲而孤，事母盡孝。性穎異，讀書能解大義。及長，得程氏《易》讀之，至忘寢食，從朱熹、張栻質疑，而學益明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，授袁州宜春尉、吉州安福丞。鄭僑、張杓同薦，除太學博士。

殿中侍御史劉光祖以論帶御器械吳端，徙太府少卿，龜年上疏乞復其位，貽書宰相云：「祖宗嘗改易差除以伸臺諫之氣，不聞改易臺諫以伸幸臣之私。」兼魏王府教授，遷國子監丞。以侍御史林大中薦，為御史臺主簿。改司農寺丞，進秘書郎兼嘉王府直講。

光宗嘗親郊，值暴風雨感疾，大臣希得進見。久之，疾平，猶疑畏不朝重華宮。龜年以書譙趙汝愚，且上疏言：「壽皇之事高宗，備極子道，此陛下所親睹也。況壽皇今日止有陛下一人，聖心拳拳，不言可知。特遇過宮日分，陛下或遲其行，則壽皇不容不降免到宮之旨，蓋為陛下辭責于人，使人不得以竊議陛下，其心非不願陛下之來。自古人君處骨肉之間，多不與外臣謀，而與小人謀之，所以交鬥日深，疑隙日大。今日兩宮萬萬無此。然臣所憂者，外無韓琦、富弼、呂誨、司馬光之臣，而小人之中，已有任守忠者在焉，惟陛下裁察。」

又言：「使陛下虧過宮定省之禮，皆左右小人間諜之罪。宰執侍從但能推父子之愛，調停重華；臺諫但能仗父子之義，責望人主。至於疑間之根，盤固不去，曾無一語及之。

今內侍間諜兩宮者固非一人，獨陳源在壽皇朝得罪至重，近復進用，外人皆謂離間之機必自源始。宜亟發威斷，首逐陳源，然後肅命鑾輿，負罪引慝，以謝壽皇，使父子歡然，宗社有永，顧不幸歟？」居亡何，光宗朝重華，都人歡悅。尋除起居舍人，入謝，光宗曰：「此官以待有學識人，念非卿無可者。」

龜年述祖宗之法為《內治聖鑒》以進。光宗曰：「祖宗家法甚善。」龜年曰：「臣是書大抵為宦官、女謁之防，此曹若見，恐不得數經御覽。」光宗曰：「不至是。」他日，龜年奏：「臣所居之官，以記注人君言動為職，車駕不過宮問安，如此書者又數十矣，恐非所以示後。」有旨幸玉津園，龜年奏：「不奉三宮，而獨出宴遊，非禮也。」又言：「陛下誤以臣充嘉王府講讀官，正欲臣等教以君臣父子之道。臣聞有身教，有言教，陛下以身教，臣以言教者也，言豈若身之切哉。」

紹熙五年五月，壽皇不豫，疾浸革，龜年連三疏請對，不獲命。屬上視朝，龜年不離班位，伏地扣額久不已，血漬甃甓。光宗曰：「素知卿忠直，欲何言？」龜年奏：「今日無大於不過宮。」光宗曰：「須用去。」龜年言：「陛下屢許臣，一入宮則又不然。內外不通，臣實痛心。」同知樞密院余端禮曰：「扣額龍墀，曲致忠懇，臣子至此，為得已邪？」上云：「知之。」

孝宗崩，寧宗受禪，是夕召對，寧宗蹙額云：「前但聞建儲之義，豈知遽踐大位，泣辭不獲，至今震悸。」龜年奏：「此乃宗祐所係，陛下安得辭，今日但當盡人子事親之誠而已。」因擬起居劄子，乞日進一通。又與翊善黃裳同奏往朝南內，因定過宮之禮，乞先一日入奏，率百官恭謝。寧宗朝泰安宮，至則寢門已閉，拜表而退。

時議欲別建泰安宮，而光宗無徙宮之意。龜年言：「古人披荊棘立朝廷，尚可布政出令，況重華一宮豈為不足哉？陛下居狹處，太上居寬處，天下之人必有諒陛下之心者。」於是宮不果建。遷中書舍人。劉慶祖已帶遙郡承宣使，而以太上隨龍人落階官，龜年繳奏，寧宗批：「可與書行。」龜年奏：「臣非為慶祖惜此一官，為朝廷惜此一門耳。夫『可與書行』，近世弊令也，使其可行，臣即書矣，使不可行，豈敢因再令而遂書哉？」寧宗嘗謂：「退朝無事，恐自怠惰，非多讀書不可。」龜年奏：「人君之學與書生異，惟能虛心受諫，遷善改過，乃聖學中第一事，豈在多哉！」

一日，御筆書朱熹、黃裳、陳傅良、彭龜年、黃由、沈有開、李巘、京鏜、黃艾、鄧馹十人姓名示龜年云：「十人可充講官否？」龜年對曰：「陛下若招來一世之傑如朱熹輩，

方厭人望，不可專以潛邸學官為之。」尋除侍講，遷吏部侍郎，升兼侍讀。龜年知事勢將變，會暴雨震雷，因極陳小人竊權、號令不時之弊。遣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。

初，朱熹與龜年約共論韓侂胄之姦，會龜年護客，熹以上疏見絀，龜年聞之，附奏云：「始臣約熹同論此事。今熹既罷，臣宜並斥。」不報。迨歸，見侂胄用事，權勢重于宰相，於是條數其姦，謂：「進退大臣，更易言官，皆初政最關大體者。大臣或不能知，而侂胄知之，假託聲勢，竊弄威福，不去必為後患。」上覽奏甚駭，曰：「侂胄朕之肺腑，信而不疑，不謂如此。」批下中書，予侂胄祠，已乃復入。

龜年上疏求去，詔侂胄與內祠，龜年與郡，以煥章閣待制知江陵府、湖北安撫使。龜年丐祠，慶元二年，以呂祔言落職；已而追三官，勒停。嘉泰元年，復元官。起知贛州，以疾辭，除集英殿修撰、提舉沖佑觀。開禧二年，以待制寶謨閣致仕，卒。

龜年學識正大，議論簡直，善惡是非，辨析甚嚴，其愛君憂國之忱，先見之識，敢言之氣，皆人所難。晚既投閑，悠然自得，幾微不見於顏面。自偽學有禁，士大夫鮮不變者，龜年于關、洛書益加涵泳，扁所居曰「止堂」，著《止堂訓蒙》，蓋始終特立者也。聞蘇師旦建節，曰：「此韓氏之陽虎，其禍韓氏必矣。」及聞用兵，曰：「禍其在此乎？」所著書有《經解》、《祭儀》、《五致錄》、奏議、外制。

侂胄誅，林大中、樓鑰皆白其忠，寧宗詔贈寶謨閣直學士。章穎等請易名，賜謚「忠肅」。上謂穎等曰：「彭龜年忠鯁可嘉，宜得謚。使人人如此，必能納君於無過之地。」未幾，加贈龍圖閣學士，而擢用其子欽。

黃裳

黃裳，字文叔，隆慶府普成人。少穎異，能屬文。登乾道五年進士第，調巴州通江尉。益務進學，文詞迥出流輩，人見之曰：「非復前日文叔矣。」

時蜀中餉師，名為和糴，實則取民。裳賦《漢中行》，諷總領李蘩，蘩為罷糴，民便之。改興元府錄事參軍。以四川制置使留正薦，召對，論蜀兵民大計。遷國子博士，以母喪去。宰相進擬他官，上問裳安在，賜錢七十萬。除喪，復召。

時光宗登極，裳進對，謂：「中興規模與守成不同，出攻入守，當據利便之勢，不可不

定行都。富國強兵，當求功利之實，不可不課吏治。捍內禦外，當有緩急之備，不可不立重鎮。」其論行都，以為就便利之勢，莫若建康。其論吏治，謂立品式以課其功，計資考以久其任。其論重鎮，謂自吳至蜀，綿亙萬里，曰漢中，曰襄陽，曰江陵，曰鄂渚，曰京口，當為五鎮，以將相大臣守之，五鎮強則國體重矣。除太學博士，進秘書郎。

遷嘉王府翊善，講《春秋》「王正月」 曰：「周之王，即今之帝也。王不能號令諸侯，則王不足為王；帝不能統御郡鎮，則帝不足為帝。今之郡縣，即古諸侯也。周之王惟不能號令諸侯，故《春秋》必書 『王正月』，所以一諸侯之正朔。今天下境土，比祖宗時不能十之四，然猶跨吳、蜀、荊、廣、閩、越二百州，任吾民者，二百州守也，任吾兵者，九都統也，苟不能統御，則何以服之？」王曰：「何謂九都統？」裳曰：「唐太宗年十八起義兵，平禍亂。今大王年過之，而國家九都統之說猶有未知，其可不汲汲於學乎？」

他日，王擢用東宮舊人吳端，端詣王謝，王接之中節。裳因講《左氏》「禮有等衰」，問王：「比待吳端得重輕之節，有之乎？」王曰：「有之。」裳曰：「王者之學，正當見諸行事。今王臨事有區別，是得等衰之義矣。」王意益向學。於是作八圖以獻：曰太極，曰三才本性，曰皇帝王伯學術，曰九流學術，曰天文，曰地理，曰帝王紹運，以百官終焉，各述大旨陳之。每進言曰：「為學之道，當體之以心。王宜以心為嚴師，於心有一毫不安者，不可為也。」且引前代危亡之事以為儆戒。王謂人曰：「黃翊善之言，人所難堪，惟我能受之。」他日，王過重華宮，壽皇問所讀書，王舉以對，壽皇曰：「數不太多乎？」王曰：「講官訓說明白，忱心樂之，不知其多也。」壽皇曰：「黃翊善至誠，所講須諦聽之。」

裳久侍王邸，每歲誕節，則陳詩以寓諷。初嘗制渾天儀、輿地圖，侑以詩章，欲王觀象則知進學，如天運之不息，披圖則思祖宗境土半陷於異域而未歸。其後又以王所講三經為詩三章以進。王喜，為置酒，手書其詩以賜之。王嘗侍宴宮中，從容為光宗誦《酒誥》，曰：「此黃翊善所教也。」光宗詔勞裳，裳曰：「臣不及朱熹，熹學問四十年，若召置府寮，宜有裨益。」光宗嘉納。裳每勸講，必援古證今，即事明理，凡可以開導王心者，無不言也。

紹熙二年，遷起居舍人。奏曰：「自古人君不能從諫者，其蔽有三：一曰私心，二曰勝心，三曰忿心。事苟不出於公，而以己見執之，謂之私心；私心生，則以諫者為病，而求以勝之；勝心生，則以諫者為仇，而求以逐之。因私而生勝，因勝而生忿，忿心生，

則事有不得其理者焉。如潘景珪，常才也，陛下固亦以常人遇之，特以臺諫攻之不已，致陛下庇之愈力，事勢相激，乃至於此。宜因事靜察，使心無所係，則聞臺諫之言無不悅，而無欲勝之心，待臺諫之心無不誠，而無加忿之意矣。」

三年，試中書舍人。時武備寢弛，裳上疏曰：「壽皇在位三十年，拊循將士，士常恨不得效死以報。陛下誠能留意武事，三軍之士孰不感激願為陛下用乎？」又論：「荊、襄形勢居吳、蜀之中，其地四平，若金人搗襄陽，據江陵，按兵以守，則吳、蜀中斷，此今日邊備之最可憂也。宜分鄂渚兵一二萬人屯襄、漢之間，以張形勢而壯重地。」時朝廷方宴安，裳所言多不省。

未幾，除給事中。趙汝愚除同知樞密院，監察御史汪義端言祖宗之法，宗室不為執政，再疏醜詆汝愚，汝愚乞免官。裳奏：「汝愚事父孝，事君忠，居官廉。憂國愛民，出於天性，如青天白日，奴隸知其清明。義端所見，皆奴隸之不如，不可以居朝列。」於是義端與郡。

裳在瑣闥甫一月，封駁無慮十數。韓侂胄落階官，鄭汝諧除吏部侍郎，裳皆繳其命。改兵部侍郎，不拜，遂以顯謨閣待制充翊善。先是，光宗以憂疑成疾，不過重華宮，裳入疏請五日一朝，至是復苦言之。上曰：「內侍楊舜卿告朕勿過宮。」裳請斬舜卿，且以八事之目為奏，曰念恩，釋怨，辨讒，去疑，責己，畏天，防亂，改過。不報。

裳嘗病疽，及是憂憤，創復作，又奏：

「陛下之于壽皇，未盡孝敬之道，意者必有所疑也。臣竊推致疑之因，陛下毋乃以焚廬、浚井之事為憂乎？夫焚廬、浚井，在當時或有之。壽皇之子惟陛下一人，壽皇之心，託陛下甚重，愛陛下甚至，故憂陛下甚切。違豫之際，焫香祝天，為陛下祈禱。愛子如此，則焚廬、浚井之心，臣有以知其必無也，陛下何疑焉？又無乃以肅宗之事為憂乎？肅宗即位靈武，非明皇意，故不能無疑。壽皇當未倦勤，親挈神器授之陛下，揖遜之風，同符堯、舜，與明皇之事不可同日而語明矣，陛下何疑焉？又無乃以衛輒之事為憂乎？輒與蒯聵，父子爭國。壽皇老且病，乃頤神北宮，以保康寧，而以天下事付之陛下，非有爭心也，陛下何疑焉？又無乃以孟子責善為疑乎？父子責善，本生於愛，為子者能知此理，則何至於相夷。壽皇願陛下為聖帝，責善之心出於忠愛，非賊恩也，陛下何疑焉？

此四者，或者之所以為疑，臣以理推之，初無一之可疑者。自父子之間，小有猜疑，此

心一萌，方寸遂亂。故天變則疑而不知畏，民困則疑而不知恤，疑宰執專權則不禮大臣，疑臺諫生事則不受忠諫，疑嗜欲無害則近酒色，疑君子有黨則庇小人。事有不須疑者，莫不以為疑。乃若貴為天子，不以孝聞，敵國間之，將肆輕侮，此可疑也，而陛下則不疑；小人將起為亂，此可疑也，而陛下則不疑；中外官軍，豈無他志，此可疑也，而陛下則不疑。事之可疑者，反不以為疑，顛倒錯亂，莫甚於此，禍亂之萌，近在旦夕。宜及今幡然改過，整聖駕，謁兩宮，以交父子之歡，則四夷向風，天下慕義矣。」

會壽皇不豫，中外憂危，裳抗聲諫。上起入宮，裳挽其裾隨之至宮門，揮涕而出。乃連章請外，謂：「臣職有三：曰待制，曰侍講，曰翊善。今使供待制之職乎？則當日夕求對以救主失，今不過宮，有虧子道，前後三諫而不加聽，是待制之職可廢也。將使供侍講之職乎？則當引經援古，勸君以孝，今不問安，不視疾，大義已喪，復講何書乎？是侍講之職可廢也。將使供翊善之職乎？當究義理，教皇子以孝，陛下不能以孝事壽皇，臣將何說以勸皇子乎？是翊善之職可廢也。」因出關待命。及聞壽皇遺詔，乃亟入臨。

寧宗即位，裳病不能朝。改禮部尚書，尋兼侍讀。力疾入謝，奏曰：

「孔子曰：『有始有卒者，其惟聖人乎？』又《詩》曰：『靡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。』所謂『有始有卒』者，由其持心之一也；所謂『鮮克有終』者，由其持心之不一也。陛下今日初政固善矣，能保他日常如此乎？請略舉已行之事論之。

陛下初理萬機，委任大臣，此正得人君持要之道。使大臣得人，常如今日，則陛下雖終身守之可也。臣恐數年之後，亦欲出意作為，躬親聽斷，左右迎合，因謂陛下事決外庭，權不歸上，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？臣恐是時委任大臣，不能如今日之專矣。夫以萬機之眾，非一人所能酬酢，苟不委任大臣，則必借助左右，小人得志，陰竊主權，引用邪黨，其為禍患，何所不至，臣之所憂者一也。

陛下獎用臺諫，言無不聽，此正得祖宗設官之意。使臺諫得人，常如今日，則陛下終身守之亦可也。然臣恐自今以往，臺諫之言日關聖聽，或斥小人之過，使陛下欲用之而不能，或暴近習之罪，使陛下欲親之而不可。逆耳之言，不能無厭，左右迎合，因謂陛下獎用臺諫，欲聞讜論，而其流弊，致使人主不能自由，陛下能不咈然於心乎？臣恐是時獎用臺諫，不能如今日之重矣。夫朝廷所恃以分別善惡者，專在臺諫，陛下苟厭其多言，則為臺諫者，將咋舌閉口，無所論列。君子日退，小人日進，而天下亂矣，臣之所憂者二也。

二事，朝廷之大者。又以三事之切于陛下之身言之：曰篤於孝愛，勤于學問，薄於嗜好。陛下今皆行之矣，未知數年之後，能保常如今日乎？

又引魏徵十漸以為戒，懇懇數千言。又奏言：「陛下近日所為頗異前日，除授之際，大臣多有不知，臣聞之憂甚而病劇。」蓋是時韓侂胄已潛弄威柄，而宰相趙汝愚未之覺，故裳先事言之。及疾革，時時獨語，曰：「五年之功，無使一日壞之，度吾已不可為，後之君子必有能任其責者。」遂口占遺表而卒，年四十九。上聞之驚悼，贈資政殿學士。

裳為人簡易端純，每講讀，隨事納忠，上援古義，下揆人情，氣平而辭切，事該而理盡。篤于孝友，與人言傾盡底蘊。恥一書不讀，一物不知。推賢樂善，出乎天性。所為文，明白條達。有《王府春秋講義》及《兼山集》，論天人之理，性命之源，皆足以發明伊、洛之旨。嘗與其鄉人陳平父兄弟講學，平父，張栻之門人也，師友淵源，蓋有自來云。嘉定中，謚「忠文」。子：瑾，大宗正丞兼刑部郎官。孫：子敏，刑部郎官。

羅點

羅點，字春伯，撫州崇仁人。六歲能文。登淳熙三年進士第，授定江節度推官。累遷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。歲旱，詔求言，點上封事，謂：「今時姦諛日甚，議論凡陋。無所可否，則曰得體；與世浮沈，則曰有量；眾皆默，己獨言，則曰沽名；眾皆濁，己獨清，則曰立異。此風不革，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，未見其可也。自旱暵為虐，陛下禱群祠，赦有罪，曾不足以感動。及朝求讜言，夕得甘雨，天心所示，昭然不誣。獨不知陛下之求言，果欲用之否乎？如欲用之，則願以所上封事，反覆詳熟，當者審而後行，疑者諮而後決，如此則治象日著，而亂萌自消矣。」遷秘書郎兼皇太子宮小學教授。

寧宗時以皇孫封英國公，點兼教授，入講至晡時不輟，左右請少憩，點曰：「國公務學不休，奈何止之。」又摭古事勸戒，為《鑒古錄》以進。

高宗崩，孝宗在諒暗，皇太子參決庶務，點時以戶部員外郎兼太子侍講，出使浙右，遷起居舍人，改太常少卿兼侍立修注官，被命使金告登寶位。會金有國喪，迫點易金帶，點曰：「登位吉事也，必以吉服從事。有死而已，帶不可易。」又詰點不當稱「寶位」，點曰：「聖人大寶曰位，不加『寶』字，何以別至尊。」金人不能奪。

上嘗謂點：「卿舊為宮僚，非他人比，有所欲言，毋憚啟告。」點言：「君子得志常少，小人得志常多。蓋君子志在天下國家，而不在一己，行必直道，言必正論，往往不忤人主，則忤貴近，不忤當路，則忤時俗。小人志在一己，而不在天下國家，所行所言，皆取悅之道。用其所以取忤者，其得志鮮矣；用其所以取悅者，其不得志亦鮮矣。若昔明主，念君子之難進，則極所以主張而覆護之；念小人之難退，則盡所以燭察而隄防之。」

皇子嘉王年及弱冠，點言：「此正親師友、進德業之時，宜擇端良忠直之士，參侍燕間。」遂除黃裳為翊善。又言：「人主憂勤，則臣下協心；人主偷安，則臣下解體。今道塗之言，皆謂陛下每旦視朝，勉強聽斷，意不在事。宰執奏陳，備禮應答，侍從庶僚，備禮登對，而宮中燕游之樂，錫齎奢侈之費，已騰於眾口。強敵對境，此聲豈可出哉！」

紹熙三年十一月日長至，車駕將朝賀重華宮，既而中輟。點言：「自天子達庶人，節序拜親，無有闕者，三綱五常，所係甚大，不當以為常事而忽之。」上過宮意未決，點奏：「陛下已涓日過宮，壽皇必引領以俟陛下。常人于朋友且不可以無信，況人主之事親乎？今陛下久闕溫凊，壽皇欲見不可得，萬一憂思感疾，陛下將何以自解於天下？」

嘗召對便殿，點言：「近者中外相傳，或謂陛下內有所制，不能遽出，溺於酒色，不恤政事，果有之乎？」上曰：「無是。」點曰：「臣固知之。竊意宮禁間或有攖拂之事，姑以酒自遣耳。夫閭閻匹夫，處閨門逆境，容有縱酒自放者。人主宰制天下，此心如青天白日，當風雨雷電既霽之餘，湛然虛明，豈容復有纖芥停留哉？」上猶未過宮。點又奏：「竊聞嘉王生朝，稱壽禁中，以報劬勞之德，父子歡洽，寧不動心，上念兩宮延望之意。」十一月，點以言不見聽，求去，不許。十二月，試兵部尚書。

五年四月，上將幸玉津園，點請先過重華，又奏曰：「陛下為壽皇子，四十餘年一無閑言，止緣初郊違豫，壽皇嘗至南內督過，左右之人自此讒間，遂生憂疑。以臣觀之，壽皇與天下相忘久矣。今大臣同心輔政，百執事奉法循理，宗室、戚里、三軍、萬姓皆無貳志，設有離間，誅之不疑。乃若深居不出，久虧子道，眾口謗讟，禍患將作，不可以不慮。」上曰：「卿等可為朕調護之。」黃裳對曰：「父子之親，何俟調護？」點曰：「陛下一出，即當釋然。」上猶未行。點乃率講官言之，上曰：「朕心未嘗不思壽皇。」對曰：「陛下久闕定省，雖有此心，何以自白乎？」及壽皇不豫，點又隨宰執班進諫。閤門吏止之，點叱之而入。上拂衣起，宰執引上裾，點亟前泣奏曰：「壽皇疾勢已危，不及今一見，後悔何及。」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，內侍闔門，眾慟哭而退。越三日，點隨宰執班起居，詔獨引點入。點奏：「前日迫切獻忠，舉措失禮，陛下赦而不誅，然引

裾亦故事也。」上曰：「引裾可也，何得輒入宮禁乎？」點引辛毗事以謝，且言：「壽皇止有一子，既付神器，惟恐見之不速耳。」

壽皇崩，點請上奔喪，許而不出，拜遺詔于重華宮。前後與侍從列奏諫請帝過宮者凡三十五疏，自上奏者又十六章，而奏疏重華，上書嘉王及面對口奏不預焉。寧宗嗣位，人心始定。拜點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上有事明堂，點扈從齋宮，得疾卒，年四十五。贈太保，謚「文恭」。

點天性孝友，無矯激崖異之行，而端介有守，義利之辨皎如。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，點曰：「當先論其心，心苟不正，才雖過人，果何取哉！」宰相趙汝愚嘗泣謂寧宗曰：「黃裳、羅點相繼淪謝，二臣不幸，天下之不幸也。」

黃度

黃度，字文叔，紹興新昌人。好學讀書，秘書郎張淵見其文，謂似曾鞏。隆興元年進士，知嘉興縣。入監登聞鼓院，行國子監簿。言：「今日養兵為巨患，救患之策，宜使民屯田，陰復府衛以銷募兵。」具《屯田》、《府衛》十六篇上之。

紹熙四年，守監察御史。蜀將吳挺死，度言：「挺子曦必納賂求襲位，若因而授之，恐為他日患，乞分其兵柄。」宰相難之。後曦割關外四州賂金人求王蜀，果如度言。

光宗以疾不過重華宮，度上書切諫，連疏極陳父子相親之義，且言：「太白晝見犯天關，熒惑、勾芒行入太微，其占為亂兵入宮。」以諫不聽，乞罷去。又言：「以孝事君則忠。臣父年垂八十，菽水不親，動經歲月，事親如此，何以為事君之忠。」蓋託已為諭，冀因有以感悟上心。

又與臺諫官劾內侍陳源、楊舜卿、林億年三人為今日禍根，罪大於李輔國。又言：「孔子稱『天下有道，則庶人不議。』夫人主有過，公卿大夫諫而改，則過不彰，庶人奚議焉。惟諫而不改，失不可蓋，使閭巷小人皆得妄議，紛然亂生，故勝、廣、黃巢之流議于下，國皆隨以亡。今天下無不議聖德者，臣竊危之。」上猶不聽。遂出修門，上諭使安職。度奏：「有言責者，不得其言則去，理難復入。」寧宗即位，詔復為御史，改右正言。

韓侂胄用事，丞相留正去國，侂胄知度嘗與正論事不合，欲諷使擠之。度語同列曰：「丞相已去，擠之易耳，然長小人聲焰可乎？」侂胄驟竊政柄，以意所好惡為威福。度具疏將論其姦，為侂胄所覺，御筆遽除度直顯謨閣、知平江府。度言：「蔡京擅權，天下所由以亂。今侂胄假御筆逐臣，使俯首去，不得效一言，非為國之利也。」固辭。丞相趙汝愚袖其疏入白，詔以沖佑祿歸養。俄知婺州，坐不發覺縣令張元弙贓罪，降罷。自是紀綱一變，大權盡出侂胄，而黨論起矣。然侂胄素嚴憚度，不敢加害。起知泉州，辭，乃進寶文閣，奉祠如故。

侂胄誅，天子思而召之，除太常少卿，尋兼國史院編修官、實錄院檢討官。朝論欲函侂胄首以泗州五千人還金，度以為辱國非之。權吏部侍郎兼修玉牒、同修國史、實錄院同修撰，屢移疾，以集英殿修撰知福州，遷寶謨閣待制。始至，訟牒日千餘，度隨事裁決，日未中而畢。

進龍圖閣，知建康府兼江淮制置使，賜金帶以行。至金陵，罷科糴輸送之擾，活饑民百萬口，除見稅二十餘萬，擊降盜卞整，斬盜胡海首以獻，招歸業者九萬家。侂胄嘗募雄淮軍，已收刺者十餘萬人，別屯數千人未有所屬，度憂其為患，人給錢四萬，復其役遣之。

遷寶謨閣直學士。度以人物為己任，推挽不休，每曰：「無以報國，惟有此耳。」十上引年之請，不許，為禮部尚書兼侍讀。趣入覲，論藝祖垂萬世之統，一曰純用儒生，二曰務惜民力。上納其言。謝病丐去，遂以煥章閣學士知隆興府。歸越，提舉萬壽宮。嘉定六年十月卒，進龍圖閣學士，贈通奉大夫。

度志在經世，而以學為本。作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周禮》說。著《史通》，抑僭竊，存大分，別為編年，不用前史法。至於天文、地理、井田、兵法，即近驗遠，可以據依，無迂陋牽合之病。又有《藝祖憲監》、《仁皇從諫錄》、《屯田便宜》、《歷代邊防》行於世。婿周南。

周南 〈附〉

周南，字南仲，平江人。年十六，遊學吳下，視時人業科舉，心陋之。從葉適講學，頓悟捷得。為文詞，雅麗精切，而皆達于時用，每以世道興廢為己任。登紹熙元年進士第，為池州教授。會度以言忤當路，御史劾度，並南罷之。度與南俱入偽學黨。開禧三年，

召試館職。南對策詆權要，言者劾南，罷之，卒於家。

南端行拱立，尺寸有程準。自賜第授文林郎，終身不進官，兩為館職，數月止。既絕意當世，弊衣惡食，挾書忘晝夜，曰：「此所以遺吾老，俟吾死也。」

林大中

林大中，字和叔，婺州永康人。入太學，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，知撫州金谿縣。郡督輸賦急，大中請寬其期，不聽，納告敕投劾而歸。已而主太常寺簿。

光宗受禪，除監察御史。大中謂：「國之大事在祀，沿襲不正，非所以嚴典禮，妥神明。」上疏言：「臣昨簿正奉常，實陪廟祀，見其祝於神者，或舛于文；稱於神者，或訛其字；所宜厚者，或簡不虔；所宜先者，或廢不用；更制器服，或歲月太疏；夙興行事，或時刻太早：是皆禮意所未順，人情所未安也。」一日，御劄示大中，謂言事覺察，宜遵舊例。大中曰：「臺臣不當逾分守，固如聖訓，然必抗直敢言，乃為稱職。」

遷殿中侍御史。奏言：「進退人才，當觀其趣向之大體，不當責其行事之小節。趣向果正，雖小節可責，不失為君子；趣向不正，雖小節可喜，不失為小人。」又論：「今日之事，莫大于仇恥未復。此事未就，則此念不可忘。此念存于心，於以來天下之才，作天下之氣，倡天下之義。此義既明，則事之條目可得而言，治功可得而成矣。」陳賈以靜江守臣入奏，大中極論其「庸回亡識，嘗表裏王淮，創為道學之目，陰廢正人。儻許入奏，必再留中，善類聞之，紛然引去，非所以靖國。」命遂寢。

紹熙二年春，雷電交作，有旨訪時政闕失。大中以事多中出，乃上疏曰：「仲春雷電，大雪繼作，以類求之，則陰勝陽之明驗也。蓋男為陽，而女為陰，君子為陽，而小人為陰。當辨邪正，毋使小人得以間君子。當思正始之道，毋使女謁之得行。」

司諫鄧馹以言事移將作監，大中言：「臺諫以論事不合而遷，臣恐天下以陛下為不能容。」守侍御史兼侍講。知潭州趙善俊得旨奏事，大中上疏劾善俊，而言宗室汝愚之賢當召。上用其言，召汝愚而出善俊與郡。

時江、淮、荊、襄為國巨屏，而權任頗輕。大中言：「宜選行實材略之人，付以江、淮、荊、襄經理之任。舊制河北、陝西分為四路，以文臣為大帥，武臣副之。中興初，沿江

置制置使。自秦檜罷三大將兵權，專歸武臣，而江東、荊、襄帥臣不復領制置之職。宜仍舊制置，而以諸將為副，久其任，重其權，則邊防立而國勢張矣。」

江、浙四路民苦折帛和買重輸，大中曰：「有產則有稅，於稅絹而科折帛，猶可言也，如和買折帛則重為民害。蓋自咸平馬元方建言于春預支本錢濟其乏絕，至夏秋使之輸納，則是先支錢而後輸絹。其後則錢鹽分給，又其後則直取於民，今又令納折帛錢，以兩縑折一縑之直，大失立法初意。」朝廷以其言為減所輸者三歲。

馬大同為戶部，大中劾其用法峻。上欲易置他部，大中曰：「是嘗為刑部，固以深刻稱。」章三上不報。又論大理少卿宋之瑞，章四上，又不報。大中以言不行，求去，改吏部侍郎，辭不拜，乃除大中直寶謨閣，而大同、之瑞俱與郡。

初，占星者謂朱熹曰：「某星示變，正人當之，其在林和叔耶？」至是，熹貽書朝士曰：「聞林和叔入臺，無一事不中的，去國一節，風義凜然，當于古人中求之。」給事中尤袤、中書舍人樓鑰上疏云：「大中言官，當與被論者有別。」尋命知寧國府，又移贛州。寧宗即位，召還，試中書舍人，遷給事中，尋兼侍講。知閤門事韓侂胄來謁，大中接之無他語，陰請內交，大中笑而卻之，侂胄怨由此始。

會吏部侍郎彭龜年抗論侂胄，侂胄轉一官與內祠，龜年除煥章閣待制與郡。大中同中書舍人樓鑰繳奏曰：「陛下眷禮僚舊，一旦龍飛，延問無虛日。不三數月間，或死或斥，賴龜年一人尚留，今又去之，四方謂其以盡言得罪，恐傷政體。且一去一留，恩意不侔。去者日遠，不復侍左右。留者內祠，則召見無時。請留龜年經筵，而命侂胄以外任，則事體適平，人無可言者。」有旨：「龜年已為優異，侂胄本無過尤，可並書行。」大中復同奏：「龜年除職與郡以為優異，則侂胄之轉承宣使非優異乎？若謂侂胄本無過尤，則龜年論事實出於愛君之忱，豈得為過？龜年既以決去，侂胄難於獨留，宜畀外任或外祠，以慰公議。」不聽。

太府寺丞呂祖儉以上書攻侂胄，謫置韶州，大中封之。汪義端頃為御史，以論趙汝愚去，至是侂胄引為右史，大中駁之。改吏部侍郎，不拜，以煥章閣待制知慶元府。城南民田，潮溢不可種，大中捐公帑治石築之，民不知役而蒙其利。郡訛言夜有妖，大中謂此必黠賊所為，立捕黥之，人情遂安。丐祠，得請。給事中許及之繳駁，遂削職。後提舉沖佑觀。乞休致，復元職。監宗御史林采論列，再落職，尋復之。

大中罷歸，屏居十二年，未嘗以得喪關其心，作園龜潭之上，客至，擷杞菊，取溪魚，觴酒賦詩，時事一不以掛口。客或勸大中通侂胄書，大中曰：「吾為夕郎時，一言承意，豈閒居至今日耶？」客曰：「縱不求福，盍亦免禍。」大中曰：「福不可求而得，禍可懼而免耶？」侂胄既召兵畔，大中謂：「今日欲安民，非息兵不可；欲息兵，非去侂胄不可。」

及侂胄誅，即召見，落致仕，試吏部尚書，言：「呂祖儉以言侂胄得罪，死於瘴鄉，雖贈官畀職，而公議未厭。彭龜年面奏侂胄過尤，朱熹論侂胄竊弄威柄，皆為中傷，降官鐫職，卒以老死，宜優加旌表。其他因譏切侂胄以得罪者，望量其輕重而旌別之，以伸被罪者之冤。」除端明殿學士、簽書樞密院事。

嘉定改元，兼太子賓客。嘗議講和事，上曰：「朕不憚屈己為民，講和之後，亦欲與卿等革侂胄弊政作家活耳。」大中頓首曰：「陛下言及此，宗社生靈之福也。」每語所親云：「吾年垂八十，豈堪勞勩，徒以和議未成，思體承聖訓，以革弊幸為經久之計。儻初志略遂，即乞身而歸矣。」是年六月卒，年七十有八，贈資政殿學士、正奉大夫，謚「正惠」。

大中清修寡欲，退然如不勝衣，及其遇事而發，凜乎不可犯。自少力學，趣向不凡。所著有奏議、外制、文集三十卷。

陳騤

陳騤，字叔進，台州臨海人。紹興二十四年，試春官第一，秦檜當國，以秦塤居其上。累官遷將作少監、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。太子尹臨安，騤謂：「儲宮下親細務，不得專於學，非所以毓德也。」太子矍然，亟辭。崔淵以外戚張說進，除秘書郎兼金部郎，騤封還詞頭。

未幾，出知贛州，易秀州。召還，首言：「陛下銳意圖治，群下急於自媒，爭獻強兵理財之計，及畀以職，報效蔑聞。宜杜邪諂之路。」再歸故官，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說書。淳熙五年，試中書舍人兼侍講、同修國史。

上欲采晉、宋以下興亡理亂之大端，約為一書，謂騤曰：「惟卿與周必大可任此事。」言者忌而攻之，上留章不下，授提舉太平興國宮。起知寧國府，改知太平州，加集英殿

修撰。以言者罷。起知袁州。光宗受禪，召試吏部侍郎。紹熙元年，同知貢舉兼侍講。

二年春，雷雪，詔陳時政得失，駜疏三十條，如宮闈之分不嚴，則權柄移；內謁之漸不杜，則明斷息；謀臺諫于當路，則私黨植；諮將帥于近習，則賄賂行；不求讜論，則過失彰；不謹舊章，則取捨錯；宴飲不時，則精神昏；賜予無節，則財用竭。皆切于時病。

三年三月，權禮部尚書。六月，同知樞密院事。四年二月，參知政事。光宗以疾不朝垂華宮，會慶節稱壽又不果往。駜三入奏，廷臣上疏者以百數，上感悟，以冬至日朝重華。五年正月朔旦，稱壽于慈福宮。孝宗崩，光宗以疾未臨喪，駜請正儲位以安人心。七月，攝行三省事。

寧宗即位，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。趙汝愚為右丞相，駜素所不快，未嘗同堂語。汝愚擬除劉光祖侍御史，駜奏曰：「劉光祖舊與臣有隙，光祖入臺，臣請避之。」汝愚愕而止。

時韓侂胄恃傳言之勞，潛竊國柄。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將為國患，不報。於是龜年、侂胄俱請祠，駜曰：「以閤門去經筵，何以示天下？」龜年竟外補。侂胄語人曰：「彭侍郎不貪好官，固也，元樞亦欲為好人耶？」遂以資政殿大學士與郡，辭，詔提舉洞霄宮。

慶元二年，知婺州。告老，授觀文殿學士、提舉洞霄宮。嘉泰三年卒，年七十六。贈少傅，謚「文簡」。

黃黼

黃黼，字元章，臨安餘杭人也。少游太學，第進士，累遷太常博士。輪對，言：「周以輔翼之臣出任方伯，漢以牧守之最擢拜公卿，唐不歷邊任，不拜宰相，本朝不為三司等屬，不除清望官。仁宗時，韓琦、范仲淹、龐籍皆嘗經略西事，久歷邊任，始除執政。邊奏復警，范仲淹至再請行。貝州之變，文彥博親自討賊。乞于時望近臣中，擇才略謀慮可以任重致遠者，或畀上流，或委方面，習知邊防利害，地形險阨，中外軍民亦孚其恩信，熟其威名。天下無事則取風績顯著者不次除拜，以尊朝廷。邊鄙有警，則任以重寄，俾制方面。出將入相，何所不可。」上嘉獎曰：「如卿言，可謂盡用人之道。」

行太常丞，進秘書郎、提舉江東常平茶鹽，召為戶部員外郎。尋除直秘閣、兩浙路轉運判官，進直龍圖閣，升副使，辭，改直顯謨閣。浙東瀕海之田，以旱潦告，常平儲蓄不足，輒捐漕計貸之。毗陵饑民取糠粃雜草根以充食，郡縣不以聞，輒取民食以進，乞捐僧牒、緡錢振濟，所全活甚眾。

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，守殿中侍御史兼侍講，遷侍御史，行起居郎兼權刑部侍郎。以劉德秀論劾，奉祠而卒。

詹體仁

詹體仁，字元善，建寧浦城人。父絓，與胡宏、劉子翬遊，調贛州信豐尉。金人渝盟，愬見張浚論滅金秘計，浚辟為屬。體仁登隆興元年進士第，調饒州浮梁尉。郡上體仁獲盜功狀當賞，體仁曰：「以是受賞，非其願也。」謝不就。為泉州晉江丞。宰相梁克家，泉人也，薦於朝。入為太學錄，升太學博士、太常博士，遷太常丞，攝金部郎官。

光宗即位，提舉浙西常平，除戶部員外郎、湖廣總領，就升司農少卿。奏蠲諸郡賦輸積欠百餘萬。有逃卒千人入大冶，因鐵鑄錢，剽掠為變。體仁語戎帥：「此去京師千餘里，若比上請得報，賊勢張矣。宜速加誅討。」帥用其言，群黨悉散。

除太常少卿，陛對，首陳父子至恩之說，謂：「《易》于《家人》之後次之以《睽》，《睽》之上九曰：『見豕負塗，載鬼一車，先張之弧，後說之弧，匪寇婚媾，往，遇雨則吉。』夫疑極而惑，凡所見者皆以為寇，而不知實其親也。孔子釋之曰：『遇雨則吉，群疑亡也』。蓋人倫天理，有間隔而無斷絕，方其未通也，湮鬱煩憒，若不可以終日；及其醒然而悟，泮然而釋，如遇雨焉，何其和悅而條暢也。伏惟陛下神心昭融，聖度恢豁，凡厥疑情，一朝渙然若揭日月而開雲霧。丕敘彝倫，以承兩宮之歡，以塞兆民之望。」時上以積疑成疾，久不過重華宮，故體仁引《易》睽弧之義，以開廣聖意。

孝宗崩，體仁率同列抗疏，請駕詣重華宮親臨祥祭，辭意懇切。時趙汝愚將定大策，外庭無預謀者，密令體仁及左司郎官徐誼達意少保吳琚，請憲聖太后垂簾為援立計。寧宗登極，天下晏然，體仁與諸賢密贊汝愚之力也。

時議大行皇帝謚，體仁言：「壽皇聖帝事德壽二十餘年，極天下之養，諒陰三年，不御常服，漢、唐以來未之有，宜謚曰『孝』。」卒用其言。孝宗將復土，體仁言：「永阜

陵地勢卑下，非所以妥安神靈。」與宰相異議，除太府卿。尋直龍圖閣、知福州，言者竟以前論山陵事罷之。退居霅川，日以經史自娛，人莫窺其際。

始，體仁使浙右，時蘇師旦以胥吏執役，後倚倪胄躐躋大官，至是遣介通殷勤。體仁曰：「小人乘君子之器，禍至無日矣，烏得以汙我！」未幾，果敗。

復直龍圖閣、知靜江府，閣十縣稅錢一萬四千，蠲雜賦八千。移守鄂州，除司農卿，復總湖廣餉事。時歲凶艱食，即以便宜發廩振捄而後以聞。

倪胄建議開邊，一時爭談兵以規進用。體仁移書廟堂，言兵不可輕動，宜遵養俟時。皇甫斌自以將家子，好言兵，體仁語僚屬，謂斌必敗，已而果然。開禧二年卒，年六十四。

體仁穎邁特立，博極群書。少從朱熹學，以存誠慎獨為主。為文明暢，悉根諸理。周必大當國，體仁嘗疏薦三十餘人，皆當世知名士。郡人真德秀早從其遊，嘗問居官蒞民之法，體仁曰：「盡心、平心而已，盡心則無愧，平心則無偏。」世服其確論云。

論曰：彭龜年、黃裳、羅點以青宮師保之舊，盡言無隱。黃度、林大中亦能守正不阿，進退裕如。此數臣者，皆能推明所學，務引君以當道，可謂粹然君子矣。陳騤論事頗切時病，詹體仁深于理學，皆有足稱者。然騤嘗詆譏呂祖謙，至視趙汝愚、劉光祖為仇，而體仁乃能以朱熹、真德秀為師友，即其所好惡，而二人之邪正，於是可知焉。

此元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